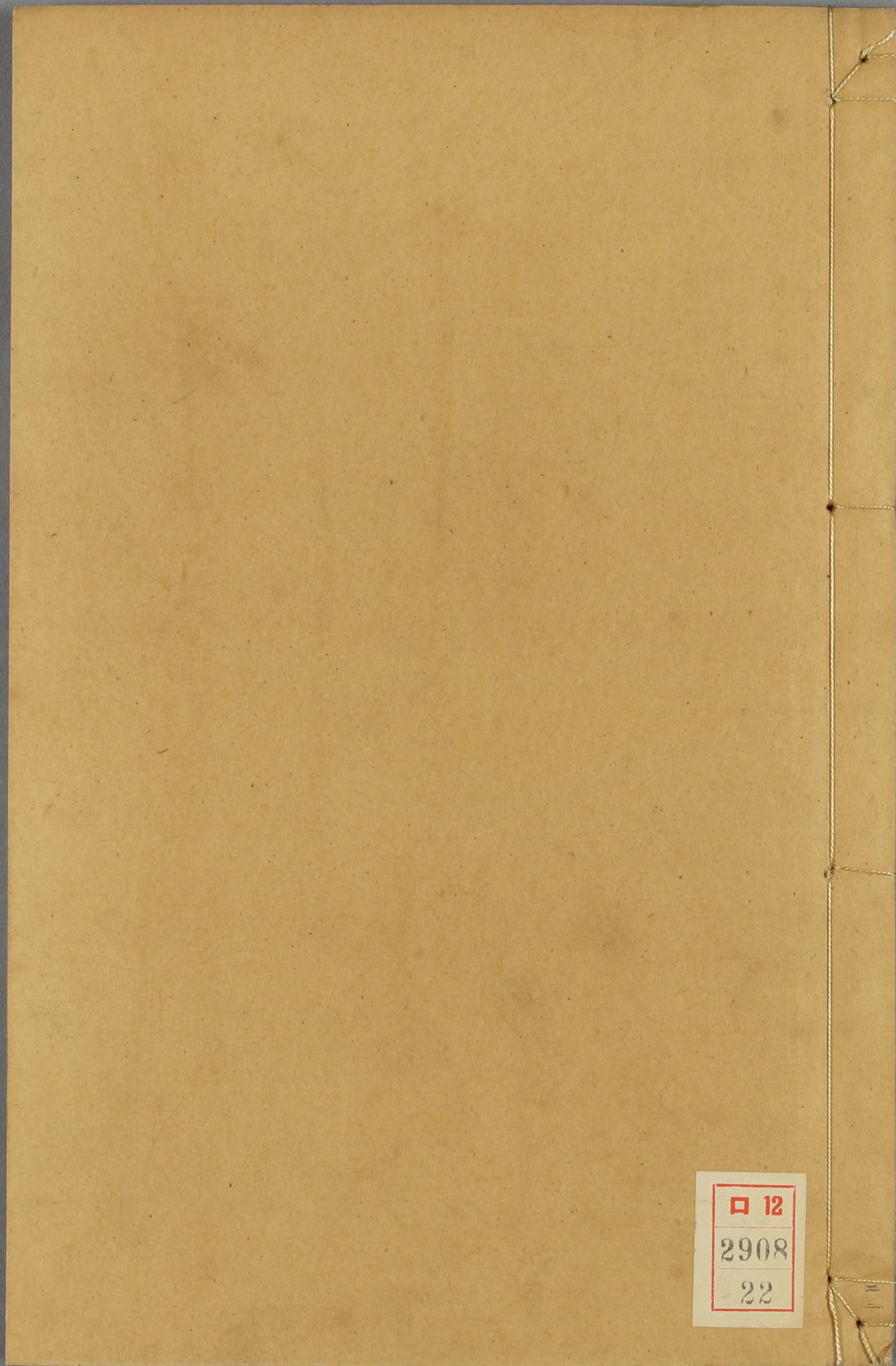




□ 12
2908
22



卷之九

卷之九

九

口 12
2908
22

禮書卷第八十九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祀明堂

我將詩序曰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
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為時是月也大饗帝編祭曲禮
曰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樂記祀乎

禮書

卷八十九



去五味均平藏



明堂而民知孝

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莫大於配天文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之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爲昊天上帝耶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

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爲坐五帝於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明堂也

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宗其祀

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文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

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祠五帝。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

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大牢。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或以大裘。梁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獻。隋於雩壇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祀大神示亦如之。大宰伯以黃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典

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示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凡六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
示原隰平凡樂函鍾爲宮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得而禮矣地示主崑崙大祝辨六號二曰示號若云后土地示凡
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主人兩圭有邸以
祀地旅四望孔穎達曰黃琮禮崑崙之示以夏至兩
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河圖推象云崑崙東南萬
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地示於北郊

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

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
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南郊祀天則北
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矣大宗伯
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祀用
黝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
有不同也大司樂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凡樂
函鍾爲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
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鍾爲
宮求之之樂也太簇應鍾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
黃琮兩圭牲幣之黃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

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彫致天神而人鬼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彫宜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彫於壇墠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

孔曰后土社也

周禮大宗伯王大

封則先告后土

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

用牲幣

后土社神

月令中央其神后土

后土顓氏之子黎兼為土官

左

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

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至於地上之圜丘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正祭也禱祠之屬非

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示爲后土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禮書卷第九十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圓丘國有大

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儀也大宗伯曰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祀焉禮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司尊彝大喪存奠

彝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典瑞四圭

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祭

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王器而奉之眡瞭大喪廡
樂器大旅亦如之旅非常祭乃興造其樂器笙師大喪廡其樂器
大旅則陳之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
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
九山刊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
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權此
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
次之位則張璠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

所用之版則金版

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

至於司奠

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廡樂器皆如
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
也陳樂而不懸廡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耶
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
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故記曰大旅
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
璠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
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廡樂器爲明器以皇邸爲後
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

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兆

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雨師於北郊兆

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其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

肆師類造

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

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

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

者卽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

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

大師或以大裁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

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

有類告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

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

以詩之是類是禡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

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

狩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詩言巡狩

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狩於其將出則

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

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

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雩祀

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

也鄭司農曰皇舞蒙羽舞玄謂皇折五采羽為之亦如故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

國大旱則帥而舞雩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

焚巫在以其舞雩而不得雨

女巫旱暵則舞雩

使女巫舞雩祭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

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

乎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詩有歌者有哭者以大司徒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有一曰索鬼神

雲漢之詩所謂靡神

不舉靡愛斯牲也

黨正春秋祭崇

崇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壇位如祭社稷云云

人旱暵共其雩斂

稻急水

大祝國有大故天裁彌祀

社稷禱祠

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

小祝掌小祭祀逆時雨寧

風旱禮記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祝欸爲將大雩帝習樂也今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以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

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欸皆作故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正義曰雩音近吁又女巫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禱旱又是大哉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爲遠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以陽位以五天抱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自外主者無主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帝配叶光紀故云配祭法雩祭水旱也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祈猶禱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桓五年左傳文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云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所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德不生爲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襄七年左傳曰郊祀后稷以祝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郊

為祈報之事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然則下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雩祀五精之帝，則雩祭五帝矣。郊雩所祭其神不同。此序并云：祈穀于上帝者，以其所郊之帝亦五帝之一。同有五帝之名，故一名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是大微之一。不言祈穀，總言五帝。論語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荀子曰：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小筮而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急，以為神則凶。又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

王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二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桓五年左傳曰凡啓蟄而郊龍見而雩

龍見建巳之月

過則

書莊十年傳曰魯公子偃伐宋師出自雩門

魯城南門

公

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

雩旱請雨祭各不解大者大言雩大旱可知也君親南郊

以六之事謝過自責

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

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趙子曰凡祈澤曰雩稱大國徧

雩也勤民之祀也故志之爾雅曰雩號祭也

爾雅曰雩號祭也鄭氏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女

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則爾雅鄭氏之說是也

杜預以雩爲遠誤矣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

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蓋龍見建巳之

月而建巳乃陽充之時陰氣所以難達也故雩祀

作焉過此而後雩此春秋所以譏也大雩禮之盛

也猶所謂大旅大饗趙氏謂雩稱大國徧雩誤矣

詩序曰夏祈穀于上帝月令曰大雩帝則雩祀昊

天上帝及五帝也鄭氏謂雩祀五精之帝然周禮

稱上帝與五帝不同則上帝非止五帝也月令曰

令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百辟卿士之祭亦曰雩

也鄭氏曰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

小祭祀逆風雨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祭

法有雩禱之壇春秋之時魯以南門爲雩門先儒皆以魯之舞巫在城南鄭氏曰雩爲壇於南郊之旁其說蓋有所受也古者雩歛在稻人雩樂以皇舞以女巫皇與女陰也則舞所以達陽中之陰而已董仲舒祈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蓋亦古者達陰之意也然則雩祀上帝必升煙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爲坎以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於東梁禮雩必自郊徂宮後世或祈山林川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於上帝亦梁禮也北齊及唐皆然雩樂以舞爲盛後世或選苦謳者歌詩而已皆非古也北齊禮

祭日

祭月

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搢大圭執

鎮圭纁藉采五就以朝日

王朝日者示有所尊也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今朝

日秋分夕月

又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主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小宗

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先爲壇之營域四類日月星辰

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

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

幣重案鼓人以雷鼓鼓天神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

又曰凡樂六變而

致天神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

天宗日月星辰之類郊特牲

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城也夜明月壇也左傳曰日月星辰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纁席五采五就

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

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六也夫四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禋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昱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帘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

則一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玉藻十有二旒龍袞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
外則龍袞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用玄
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
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
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知
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縹
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漢武帝
因郊泰畤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則
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門之外

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兄日姊月馬
鄭用二分廬植用立春終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
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
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
以二分則融與康成得義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
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春之朏此尤無據也後周
於東門外爲壇以朝日燭燎如圜丘於西門外爲
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月燔燎如朝日隋
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大槩因之而已

禮書卷第九十

終

禮書卷第九十一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表貉

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
征之地公羊曰甲午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
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
祭表貉則爲位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
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
也其師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

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

然則將師田而貉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爲壇壝設座埽皇帝齋於行宮從宮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也

四望

書曰望于山川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又曰柴望大告武成詩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禮記曰至于岱

宗柴而望祀山川周禮小宗伯祀五帝于四郊四望
四類亦如之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典
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
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
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男巫掌
望祀望衍旁招以茅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
之大祝國將有祀于四望則前祝春秋魯僖公免牲
猶三望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宣公不郊而望左氏曰
望郊之屬也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
望者何泰山河海也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哀公六年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過是也寡人

雖不敏河非所獲罪也韓宣子謂子產曰寡君寢疾

並走羣望

昭七年

周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

大事于羣望

昭七年

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

蠻置茆菹設望表與鮮卑守燎三正記郊後必有望

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書曰

海岱及淮爲徐州諸侯之望皆其境內之名山大

川也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而其實兼上下之神

故詩於柴望言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周禮於望皆

言祀而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

四望與山川異樂左氏曰望郊之細也又曰望郊之屬也公羊曰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可知矣鄭司農釋大宗伯曰四望日月星海杜預釋左傳曰望祀分野之星及封內山川許慎曰四望日月星辰河海大山其說蓋有所受之也鄭康成釋大宗伯曰四望五嶽四瀆釋大司樂又兼之以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考也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一男巫掌望祀望衍鄭氏讀衍爲延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用幣致神而已然鄭氏於大祝衍祭

亦以爲延祭禮文殘缺不可考也望祀或設於郊天之後或設於巡守之方或旅於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崔靈恩謂四望之祭歲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苐以辨之而植表於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苐晉語所謂置苐絕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其言雖無經見要之宗廟之尸用同姓非宗廟之尸用異姓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祊舞師教帔舞帥而舞
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
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暮古者言社必及
方則社爲民祈方爲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
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則秋省歛而因祀焉
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
之神東勾芒南祝融與
黎西蓐收北玄冥釋舞師謂四方四望也康
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
鬯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
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

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帔舞者則四方非
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
地示也於祊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
下之神也祀之之禮其位四郊其鬯蜃尊鬯人凡
山川四
方用其舞皇舞舞師教羽舞帥而
蜃舞四方之祭祀其牲體則醵之
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
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共牛牲則四方之祭
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純
明非特羊也穎達之言則是謂犧爲純誤矣

禮書卷第九十一

終

禮書卷第九十二

宋 陳祥道用之 編

明 張 溥西銘 閱

盛 順順伯 叅

社稷

王社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

鄭司農云祭之以陰

禮者市中之社也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

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社稷后土及田正之

神壇壇與壇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

各松社之野以別方面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

之封畿九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壇謂

壻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

其四疆

立其國建諸侯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

稷之職

將祭之時令諸有或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卑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

為社丘乘共粢盛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社祭祭州長

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舞師掌教帔舞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

陰祀祭地北郊

及社

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

刑者歸之于祀

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下而後其下使無所通

大宗伯以

血祭祭社稷

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

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社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

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

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若

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次祀用牲幣

玄謂次祀又有社稷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社軍社也封宗遷主也

于大神

社及方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之日泣卜

來歲之稼

社祭土取財焉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鬯司服祭

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示

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大祝國有大故天災

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設軍社鄭司農說設軍社以春秋傳曰

所謂軍以師行被社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

粢鼓祝奉以從者也宜于社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社神也大社有寇

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寇侵犯之喪

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

者社稷者若毫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掩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大司馬中春教振

旅以祭社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

先愷樂獻于社兵樂曰愷獻于社也若師不功則厭而奉

主車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與社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州

涂軍社之所里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小子掌珥于社稷珥社稷以

牲頭祭珥者粢禮之事也因羽牲大司寇大軍旅涖

日珥珥社稷謂始成其官兆也戮于社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云書士師若祭

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曲禮曰

國君去其國曰柰何去社稷也又曰國君死社稷又

曰問國君之年長則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則

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王制諸侯祭社稷月令

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季冬命

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

廟之祀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

山川禮運曰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謂教令田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

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帝之物生又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又曰禮

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曰社稷山川之事鬼神

之祭體也天地人之別體也又曰三獻燭三獻祭社稷五祀郊特牲

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社稷土而主陰氣也君

南嚮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墉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墉日用甲用

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也大社王為羣姓所立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

北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社所以神地之

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

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

中霤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

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單出里皆往祭社君親誓社

以習軍旅明堂位曰春社秋省大傳曰牧之野武王

之大事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祭法曰王為羣

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

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

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

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

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

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祭

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注云周尚左

中庸郊社之

禮所以事上帝

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

社稷皆少牢祭統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泰誓

曰宜于冢土

祭社日宜冢土社也

泰誓下曰郊社不修甫田曰

以我齋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社后神也秋祭社與四方為五

縣詩

曰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行也春秋傳曰脣宜社之肉

雲漢曰祈年孔夙方社

不暮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良耜秋報社稷左傳莊

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

常也

非常鼓之曰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

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文十五年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得常鼓之月而

於社用牲為非禮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

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

伐鼓于朝退自責哀七年曾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以其亡國與殷同

論語哀公問社於

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孟

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正義

曰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
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
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案郊
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
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
爲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
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
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
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於郊
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

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
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體有形不須
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
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太牢又祭天地大裘而
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
庶民豈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而云以天神至尊
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大裘天地至
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
載養之功故用太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
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

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勾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勾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勾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不得稱天勾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

說伐鼓于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示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云仲春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勾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勾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勾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勾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示也是社爲地示也

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共工氏之子稷配以柱列山氏之子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魏博士孔晁之論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

所向

齊武帝議帝社南向大社及稷東向

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

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

穀梁曰天子親耕藉而設必有稷也

此說非也果王社為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

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

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

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

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其以茅漢之時有受

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之

右社主陰故也其壇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

不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

是也其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

也其方廣則五丈

韓詩外傳

其主則石為之

先儒謂石地類也左

傳言擁社抱社主也

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

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

祠

月令大割祠公于社

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

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

伯小宗

大故天裁之

彌祀

大君

行有宜官成有珥此祭之不常者也祭

之常者用甲其它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牢其

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

服也希冕其牲用鴈其祭血祭其罇有鬯

用大鬯而鬯人

掌之則有其樂應鍾其舞帔舞其鼓靈鼓凡皆因
鬯裸可知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
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爲稷神有以勾龍爲
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
爲社配有以戊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
太稷爲稷社皆臆論也

祭法曰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
侯社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
特牲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曾子問曰諸侯之
祭社稷俎豆旣陳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

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史
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
爲國社以歲時祠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
方取青土封於南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土封於
北方取黑土封於上方取黃土裸以白茅封以爲社
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
侯者皆取土苞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
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
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土召誥用牲于社牛一羊一
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尚書無逸篇大社唯松

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諸侯有侯社國社亡國社與天子同其祭用少牢
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
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
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者土數黃土色則天子
社廣五丈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天子六卿諸侯二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社半五丈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土五
色以爲社則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
信矣古者立社皆有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

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
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
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枌榆社先儒謂諸侯社皆
立樹又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
宜木立之於義或然

大夫社

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羣衆也
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
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
唯爲社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

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故曰唯社丘乘共粢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由正則稷神者也

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左傳所

謂書社千社是也

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

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氏二十五家爲一社

鄭氏謂百人以上共

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禋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

然後祭之者黨祭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祭酺之等差耳禮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竭作唯社丘乘共粢盛蓋單出里則家出一人畢作則美卒盡起丘乘共粢盛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以無藉田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丘之社月令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大夫以下社

亳社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比牖使陰明也絕其陽通其陰而已毫社商之社商始都亳正義曰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媒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上棧其下使無喪祝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其罪掌勝國邑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小司寇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以刑官爲尸畧之也左氏襄三十年左傳曰烏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申午寅大災又曰間于兩社亳社大社也又曰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哀四年書亳社災七年魯以邾子益獻于亳社以其

亡國與殷同

公羊曰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

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亳社災記異

也

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

穀梁曰亳亡國也亡國之

社以爲宗廟屏戒也

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下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

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

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

失之五行志曰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

所以爲戒也韓詩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

在於桃杅

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

亡國之墟必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然則公子諸侯必有勝國之社其意亦若此也記言天子大社繼之以亡國之社屋之天子之亳社也春秋書亳社災魯之亳社也左傳曰鳴于亳社宋之亳社也社必有稷小司寇祭勝國之社稷則爲尸是也位必在左春秋傳所謂間于兩社是也拚上棧下不受天陽設於北牖使陰明焉以其不能生成萬物而趨於幽也男女之訟於此聽者以其當隱蔽而不敢褻也祭之而刑官爲尸者以其滅亡刑之類也宗廟之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

容以亡國之社爲之穀梁以亡國之社爲廟屏此不可考孔穎達曰亡國之社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是穎達亦疑穀梁之說

市社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慶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社先後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禮然則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
主蓋用石爲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
呂氏春秋及鄭玄義以爲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
中太社石主遷于社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
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
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蓋以五是土數
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唯陰之二數
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體埋其
半以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謂

社主石爲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
之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六寸蓋有所傳然也
而議者謂宜長五尺方二尺埋其半於土中此臆
論也古者天子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
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五年左果埋其半則不可迎而載果
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取而擁

神書

卷九十二

三

